



穿过太白花园小区里略显斑驳的旧楼群，拾级而上至一栋居民楼的5楼，我们叩开了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得主、西安市作协主席穆涛先生的家门。

门开处，未见满墙书架，先迎一片绿意。未及寒暄，穆涛先生便兴致勃勃地引我们看他悉心栽培的竹子：“这是佛肚竹，杆节膨大，憨态可掬；这株是勒竹，枝叶细密，韧性十足；这株是熊猫竹，那株是罗汉竹……”他如数家珍。阳光穿过疏密有致的竹叶，在素白的墙上投下斑驳流动的光影。穆涛将这一方空间命名为“竹堂”。

“竹堂”里外整洁。客厅两面墙都是书柜，两间屋子除了一张简单的床和一台跑步机，几乎全用作工作区；餐厅则被改造成阳光书房，摆着一张书桌、几盆竹子，墙上挂着“竹堂”二字。主人在这里已度过26年光阴——读书、写作、生活，皆系于此。我们便坐在这“竹堂”之中，听他聊阅读、研究，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种种。

“博览群书，不是个好词”

“我这里不是专门意义上的那种书房，就是一个用来写东西的地方。”在穆涛看来，这个写作的空间就是日常生活的“家”。没有特别的布置，没有刻意的收藏，见到喜欢的书就买下，从事编辑工作多年，自己参与编辑的书籍也自然会留存下来。

这种去仪式化的态度，延伸至他对阅读的根本看法。当被问及常放案头反复阅读的是什么书时，他的回答简洁而笃定：“工具书。”字典、历史年表……这些置于案头随时查阅的书籍，都是为了确保写作的严谨。他直言“没有固定要读的书”，因为阅读始终服务于“用”，服务于手头正在进行的思考与书写。

穆涛旗帜鲜明地反对“博览群书”。“我读的书不多，我也反对‘博览群书’这个词，这个词不是个好词。”在他看来，盲目追求阅读的广度，容易使人流于浅薄，沦为“万金油”——看似无所不知，实则浅尝辄止。他推崇中国古人“往深里读、往实用处读”的阅读智慧，认为将一本经典读透，领会其中对自身切实有用的智慧，远胜于浮光掠影地涉猎万千书籍。这种理念，塑造了他“一门深入”的阅读实践。

自1998年主持《美文》杂志工作起，为探寻一本文学杂志应有的“核心”与“精神头”，他与主编贾平凹先生达成共识，将目光坚定地锚定在汉代，他们一致认为汉代所传达的精神指标与文明指向“很了不起”。于是，他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聚焦深耕：先是专注研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进而延伸至陆贾的《新语》、贾谊的《新书》、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以及《淮南子》等经典著作。

“我涉猎面很窄，就专注于汉代的这几本书。汉代的相关的书也就读了七八本吧，我的书读得很有限。”然而，正是这有限的“七八本”，被他反复咀嚼、消化，最终内化为其散文创作中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视角。



生活的地方
「竹堂」是穆涛读书、写作和
受访者供图

穆涛和他的“竹堂”



穆涛房间内的书架

“读书不是雅事，是个苦事”

“读书就跟吃饭一样，我没听人说过吃饭是雅事，如果把吃饭当雅事，不就坏了？”在穆涛看来，读书是为了给自己充电，是件实打实的事。如果端着“雅”的架子去读，不是在作秀，就是在自欺欺人，“肯定没什么好收获”。

他打了个比方：书分几种，好比船。有一种是“游船”，用来消遣、放松，累了时翻翻这类书，挺好，但那是休闲而已。还有一种是“渡船”。比如为评职称、考各类证书而读的书，目标明确，可能看几本书就能达到目标。“可如果你的目的地很远，那艘‘渡船’的构造就得结实，要能抗台风、防暗礁、抵御大风大浪，这时读的书，就容不得半点儿花架子。”在他看来，为抵达认知的彼岸而进行的严肃阅读，需承受压力，是个苦事。

“好的书，不是知识越多越丰富越好”

竹堂之中，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，在白色墙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们的采访话题从个人阅读转向时代写作，穆涛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——“认识力”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的知识结构，构成了其

“认识力”的基础。

“好的书，不是说知识越多越丰富越好。”他认为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，关键在于其作者的“认识力”——即作者对社会、人生与历史的洞察，要比他人更深远、更透彻。

“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《班主任》《伤痕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等文学作品，能引起全社会共鸣？”他身子微微前倾，“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，不是说这些作品的句子有多漂亮，辞藻有多么华丽，而是因为作家们捕捉到了社会的‘焦灼处’，把大家憋在心里、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，给说透了。这就叫‘认识力’。”

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？穆涛的标准明确而具挑战性：一是要触摸到社会发展的脉搏，二是要精准捕捉到脉搏中“焦灼”的痛点。“如果从一部文学作品中看不出精神走向，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从热闹角度就是逗个乐子，大家读着高兴，做一条游船可以，做渡船是不行的。”他引用《儒林外史》中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洞见，指出伟大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流传至今，关键在于它们揭示了社会运行的深层规律。

“物质跟精神，都要绿水青山”

采访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穆涛喝了杯茶稍作休息后，我们的采访继续进行。他由作家的“个性”切入，论及作家群体的“风气”。他认为，“作家群体的‘风气’即文风”，审视一个时代的“文风”，需综观一流作家的写作方向、教授的学术文章以及媒体流行的语调方式。“好的文风是清醒的、冷静的、朴素的，坏的文风则是浮躁的、张

扬的、虚饰的。”

他深刻指出，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，衡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，“民风”与“文风”是两大关键指标。他特别谈到对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解，认为其深意远超物质生态层面，更指向“社会精神生态领域的绿水青山”。“‘大的时代’不仅是物质的丰裕，而且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澄明与丰盈。文风的品格，直接塑造并映照着时代精神的品质。”

“做编辑让我快乐”

尽管拥有作家、作协主席、教授等多重身份，但穆涛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“编辑”。“做编辑让我快乐！”他笑着说：“在大学教书也是给自己积累知识，我喜欢做的事，还是做编辑。”

自1986年进入此行，40年的光阴流逝，他始终对图书编辑这份职业满怀热忱、乐此不疲。如今，他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新大众文艺编辑工作室担任编辑，手头正忙着多套丛书的编辑工作。

谈及作家的职责，穆涛给出了一个充满历史纵深感的答案：给历史这条长河保持流量。他认为，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让社会保持“清醒”。“一个人如果是清醒的，他基本就不会做糊涂事；一个社会的清醒度高了，糊涂事就会少。”他指出，历史上的许多社会悲剧的发生，往往源于集体性的“糊涂”或狂热。

穆涛推崇汉代的文学，不仅因为汉赋的恢宏气势，而且因为汉代融文学与史学于一体而确立的文学史地位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不仅影响了史学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极大影响。除了清醒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之外，还有文体上的创造，比如今天文学写作中“传”“纪”这样的体例，就是源于这两本史书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”他

表示，这些对当代写作者而言，有永恒的启示。

“文学创作不是求全，是求缺”

面对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冲击，穆涛的态度理性而开放。他肯定AI在人类难以企及的两方面具备显著优势：一是海量的知识信息储备，二是基于此基础上的强大综合能力。他建议写作者应在知识储备上向AI学习，但必须警惕其信息的真伪，并清醒认识其局限性。

“AI的综合认识没有创造力，它只是在现有的、已有的知识库里面选取信息，进而得出判断，在创造力层面，它始终处于滞后状态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文学创作的核心不是‘求全’，而是‘求缺’。要找到认知的缺口与思想的突破口，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表达。AI时代，作家更应锤炼这种‘求缺’的认识力与突破力。”

问及在技术的洪流中作家要坚守的底线，穆涛的回答回归到最朴素的人性基石：“作家坚守的底线，就是人的底线。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都要有一个底线，那便是作为人——一个有良心、有良知的人应当具备的底线。”

“青春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状态”

聊起对年轻写作者的期望，穆涛没有给出什么“写作秘籍”，而是从“青春”二字说起。

“‘青春’是个老词语，原本是天文学术语，指春天的本色。”他引用屈原《大招》中的句子：“青春受谢，白日昭只。春气奋发，万物遽只。”他解释道，“‘谢’是新陈代谢的‘谢’，又一个季节的轮回，春天来临，万物蓬勃更新；白日明亮，春气奋发，万物蓬勃生长。”

在穆涛看来，“青”并非幼稚的“青”，而是“青瓷”“炉火纯青”这两个词里的“青”。“‘青春’这个词，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原生力，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状态。”他说，年轻写作者正处于生命四季中的春季，原生力最为旺盛、最为酣畅淋漓，应当珍视和保护这份原生力，因为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

采访接近尾声，我们请他给年轻的写作者说几句话，他起身走到书桌旁，拿出一幅字，是毛姆的一句话——“年长者最大的修养是控制住给年轻人提建议的欲望”。他笑着告诉我们，这是他专门请一位书法家写的，一直放在案头，是他的“座右铭”。

告辞下楼时，暮色初合。小区外的高新路车水马龙，喧嚣扑面而来，而身后的小区，因这方“竹堂”的存在，仿佛在喧哗中守护着一片思想的静谧。穆涛先生和他的“竹堂”，于闹市之中深耕一隅，在信息洪流中“往深里读、往实用处读”，在技术狂奔的时代坚守“求缺”与创造，守护着那份如竹子般挺拔、如春天般奋发的清醒与原生力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 实习生 殷艺嘉

除署名外，本版图片均由米浩摄影



餐厅改造而成的阳光书房



穆涛摆放案头、反复阅读的多重工具书



客厅中依墙而建的书柜一角